

王生，四川人。

著有长篇小说

《向天空走》。

射，等。

和《康星

》曾获全国

文



飞天梦

飞 天 梦

李鸣生

华艺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4 号

DK6715
飞天梦

著 者: 李鸣生
出 版 行: 华艺出版社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1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话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1201 工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96 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书 号: ISBN7-80039-945-1/I·529

定 价: 10.50 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序

冯 牧

值此《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问世之际，华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希望我能说点什么。我想，为军事文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对我这个“老兵”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我的比较青年的一段时光正是随着人民军队迅速成长壮大的足音匆匆走过。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雄奇壮丽的、虽然平凡但也给人留下了或美好或严峻的人生印记的历史时刻。在那个年代，我和我周围的许多人都曾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讴歌这支可爱的人民军队和她所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祖国建设事业。其中不少我所熟识的同志此后都成为了卓有建树的军事文学最初的拓荒者。部分地由于这些原因，几十年来，我一直对军事文学保留了一份独特的深深的情感。

如众所知，五、六十年代之交，我国的军事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大面积丰收的辉煌时期。一批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部队作家写出了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画卷的长篇小说，并以其激昂的旋律、饱满的情感和扎实的生活积累塑造了众多的英雄人物形象，赢得了极为广泛的读者。它们不仅标志着当

时军事文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还当之无愧地代表了当时整个当代文学的较高水准。这些作品虽然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和历史进程所造成的思想局限性，但今天回想起他们当初的巨大影响来，仍然是令人激动和难以忘怀的。这些军事文学的拓荒者的业绩及其创造出来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传世之作，毫无疑问地将成为重要的篇章永远记载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中。

但是尽管如此，凭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军事文学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却是在新时期中得以实现的。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笔耕不辍，精进不已；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借用一位军旅评论家的话来概括，到80年代中期就已然形成了“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当代战争、和平军营）联手作战”的鼎盛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旅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令人钦敬的重要贡献，屈指算来，新时期军旅文学至今已走入了它的第15个年头。当此之际，华艺出版社以一种战略眼光和气魄隆重推出以活跃于这十余年间的一些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我以为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它既是对新时期

军事文学优秀成果的一次系统回顾，更是对老中青三代部队作家中坚力量的一次集中检阅。由此来看这一特色已十分明显，既有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又包括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等主要文学样式。（说到文学评论，我不免要多说两句。由于评论“市场”小，目前所见到的各种“丛书”一般都少有收入“评论”者。因而华艺此举更见其不俗，一是编者动机不纯然为了“经济”效益；二是编者眼光独到，正如主编之一徐怀中所言：“不妨说军事文学批评与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对称的‘两翼’格局，至少理论批评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翼。它对新时期军事文学进军所起到的呐喊鼓吹、推波助澜以至点拨引导的作用是谁也不能抹杀的。”）总之，这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在军事文学发展史上，称得上是一项创举，也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相信，这一艰巨而繁难的创意与劳作是一定会得到回报的。

我说的“回报”决不仅仅是指的“经济效益”——虽然这在目前很重要，甚至被一些人夸大到了唯一价值尺度的高度。唯其如此，我才更加赞赏“大系”的选择。在商品经济成为当今的时代大潮之际，严肃的文学事业更需要严肃的出版家的理解与支持。“大系”的适时出版，从最切近的意义看，无疑将可能在稳定与激励军事文学创作队伍的军心和斗志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加速当前军事文学的艰难启动，从而早日走出人们所忧虑的“低谷”进入新的足以使一切有志向的作家们纵横驰骋的开阔地带。

不久前，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上针对当今文人“下海”现象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与其下海，不如攀登”。在此，我想以一个部队的老兵和一个文学战线的老兵

的双重身份，重提一遍这个说法；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攀登军事文学的珠穆朗玛峰。并愿以此和一切有志于中国军事文学事业的朋友们共勉。

一九九三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作 者 的 话

您好！我的读者。

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人研究人的名字，反正我觉得人的名字与人本身多少有点微妙。我生在冬天，乳名冬生，上学时，父亲又给我取名叫李生明。因我家的辈份排列是：“学大生明远，文章必显才。”轮到我了，该生字辈才是。但上学第一天，不知何故，我竟擅自将父亲取好的名字翻了个个儿，把李生明改成了李明生。不过这名字只在报名册上过了一下，以后的生活中人们仍叫我李冬生，连班主任每次集合站队点名批评我时也说：“好一个李冬生，你是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啊！”到了五年级，我将李冬生改为李东升，想取“东方红，太阳升”之意（这显然是不知天高地厚）。到了六年级，大概是读了几本古书，我又为自己的名字取了一个系列：姓李名东升，字文秀，号傲君。“文革”开始时，11岁的我小学刚毕业，便第一个给校长贴了张大字报，署名是李超华。1971年听到“林副统帅”摔死温都尔汗的消息后，还在念中学的我，又正式启用李明生作名，意思是告诫自己要光明正大地生活。

但十年后因我开始发表文字，又将李明生改为李鸣生，意思是想为冷淡的人生咋呼几句。

如今的我虽正值青年，却已经没了贪图虚名的念头，对自己和自己的名字早已看得并不重要，而注重的倒是人生的实际过程。但对写作的事一如当年对自己的名字，始终怀有一种不满的情绪。这种不满也许是一种催我不断新生的动力，也许是一座埋葬自我的坟墓。但不管怎样，我将一如既往，依然故我。当然，选择写作也许不是我的过错就是上帝的误会，如同有人所言：“只有什么都干不了的人才当作家。”不过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写作我什么都不愿干。”既然如此，那就再干干看吧。

1994. 6. 22

目 录

我们都是地球人·····	(1)
活着的与死去的·····	(48)
卫星司令·····	(61)
月亮城的风采·····	(97)
春天，那个失败的夜晚·····	(148)
卫星即将发射·····	(166)
火箭今夜起飞·····	(184)
花太阳·····	(242)
等待风景·····	(280)

但，开辟通天路，造福全人类，并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能完成的事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加拿大人，我们都是地球人！把“亚星”成功地送入太空，既是双方共同的愿望，也是双方一致的目的。尽管在通向宇宙大门的路上，双方各持一把钥匙，但最终还是打开了成功的大门。

1. 同一世界，两种活法

西昌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发射场，却坐落在一条原始的穷山沟里。因此，不少美国朋友还在美国时，就开始产生了关于肚子问题的种种忧虑。

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还在洛杉矶时，我就想，我从小吃的是西餐，到了中国的西昌，肯定再也吃不上西餐了。顿顿中餐，能习惯吗？万一不习惯，怎么办？”

另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两年前我曾经来过西昌靶场，看到这儿四周都是荒山野岭，老百姓很穷困，有的小孩大冬天还打着赤脚。因此我就担心，这次到中国要住几个月，万一吃不好，把身体搞坏了，那就糟糕了。”

还有一位年轻的美国朋友说得更有意思：“我在洛杉矶刚上飞机时就想，哎呀，西昌没有超级市场，听说一年四季都吃土豆，要是我想吃巴西棕榈树心，瑞典腌冻鲑鱼怎么办？”

因此，美国工作人员来西昌时，各自都带了许多自己最喜欢吃的食品，甚至连烤箱、木炭之类的玩艺儿也从美国带

就吃什么。并且，我什么时候来，你就什么时候给我做。

但宾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无法办到。再说，中国的宾馆也没有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传统。

这样一来，有的美国朋友便开玩笑说：“哎呀呀，我的中国朋友，这简直像吃监狱饭似的，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一点也不自由。”

算伙食费时，就更有意思了。一次，中方为美方准备好了四桌人的饭菜，去吃饭的人却只有三桌，但中方收钱得按四桌人收。美方被搞得莫名其妙，问：“我只吃了你三桌的菜，怎么收了四桌钱？”中方感到问得滑稽，说：我花出去了四桌钱，不算在你的头上，我又到哪儿去报帐？

因此，有的美国人想换口味了，干脆就跑到老百姓那儿买上一头猪，请老百姓杀了后，再弄回去自己一块一块地烤来吃，说味道还真他妈不错！

我问一位美国朋友：“宾馆有现成的好东西不吃，干吗要自己烤着吃？”

那位美国朋友说：“这样吃好，不仅能尝到新鲜的美味，还富有刺激。当然，更重要的是我有了吃的自由。”

2. 伦巴、探戈与辣椒、蒜苗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再比美国人对精神生活要求更高的了。

但在中国的西昌，在西昌的卫星发射中心，在精神生活

人，每天约有五个小时是在悠然自得的活动度过的，比如去剧院、歌剧院、夜总会、动物园、博物馆。或者醉心于最大众化的信息与娱乐之中：收音机、电视、电影、书籍、杂志和报纸。

因此，有人评价说，美国人不仅是世界上精神的最高消费者，同时也是世界上信息最灵通者之一。

显然，长年生活在洛杉矶这样现代化城市的美国朋友们，一下子来到西昌发射场这条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沟里，来到这片三十多年前才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土地上，在精神生活上，恐怕无论如何也是难以忍受的。

有人告诉我，美国人刚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啊，这儿简直相差太大了！”脸上的表情，仿佛像从地球一下踏上了月球！

难怪一开始美国朋友便向中方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从西昌到香港能开一趟专机，我们每周要到香港去度一次周末。

难怪刚到西昌的第二天，美国工作队队长努·麦克吃过晚饭，便领着一群美国朋友要到西昌街上去。

但他们刚走到宾馆门口，便被中方工作人员堵住了。一方要去，一方不同意去。于是，中美间第一场小小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中方：你们要去哪儿？

美方：我们要到市里跳舞！

中方：我们不同意，请你们回去吧！

美方：为什么？

中方：西昌市社会情况复杂，你们刚来，路途不熟，又是晚上，我们对你们的安全要负责任。

